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王天宁 ■ 著

第一滴眼泪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王天宁 ■ 著

第一滴眼泪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滴眼泪 / 王天宁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9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2598-5

I. ①第…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79947 号

DIYIDI YANLE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孙玉虎
插图: 核神父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著者: 王天宁
美术编辑: 高煜
封面图: XuAn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5.25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5148-2598-5

定价: 21.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全力打造知名品牌图书

○徐德霞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自 2009 年问世以来，至今已小有规模，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出现了多部品质上乘、流传广泛的精品之作。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是一套开放式的选题，计划以每年出版一二十种新书的规模，以陆续出版、不断充实、不断淘洗、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方式，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打造起一套有规模、有品位、有传承力、有影响力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书系。

作为这套书系的主编，我对做好这套丛书充满信心，今后我们依然会坚持以下几点：

首先，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多重优势。

《儿童文学》杂志作为一本有 50 年历史的品牌刊物，始终坚持纯正的艺术方向，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所钟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杂志经受住了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与时代同行，在

改革中谋发展,成为每月发行量超过 100 万册的品牌大刊。借《儿童文学》杂志之势,开发原创儿童文学中、长篇作品,具有得天独厚的品牌优势、作家优势、市场优势和编辑优势。

一种品牌就是一种无形资产。《儿童文学》经过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打造,其特色清晰可见,它是和一连串美好词汇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坚守、纯正、高雅、健康,等等。品牌代表的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誉度、可信度,而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千金难求。我们会充分利用《儿童文学》杂志的品牌优势,将无形化为有形,把《儿童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把《儿童文学》的图书做好。

说起《儿童文学》杂志的作家优势更是得天独厚。作为一个有 50 年历史的老刊物,从茅盾、冰心、叶圣陶那一代人算起,已经有四五代作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家、骨干作家,是这些作家支撑了这本刊物,为刊物的成长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很多老作家的作品流传至今,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为此,我们开发的《儿童文学》典藏书库,至今还是延续选题、畅销品种。

金牌作家书系力主最新原创中、长篇作品,着眼点是当代作家。目前,《儿童文学》经常联系的主力作家、骨干作家有 300 多位,他们中有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在艺术上相当成熟,是当之无愧的“金牌作家”。有数以百计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支持,在每年大约 200 部的长篇来稿中,遴选 10% 左右出版,其品质还是可以保证的。

市场优势自不用详说。《儿童文学》杂志每月发行 100 多万册,潜在读者群有 300 万至 500 万,利用《儿童文学》杂志的宣传平台、发行渠道来宣传发行图书,再加上本社强有力的图书发行、网络发行系统,确保每一本新书都有广泛的覆盖率和传播度,现已出版的图书再版率达到 100%。

在编辑方面，由一线期刊编辑来做图书，敏锐度高，行动力强，既能及时捕捉文学创作动态，又能及时获得作者的最新资讯和稿件。同时，书刊编辑上的互动、活动上的相互呼应、书刊内容上的互用等有利因素，均可得到良好发挥。

其次，坚持内容为王，全力打造精品。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是《儿童文学》品牌的深度开发。我们一直把该书系作为一个品牌来运作，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儿童文学》图书这一大品牌。

要打造起《儿童文学》的品牌书系，最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全力打造精品图书。当前儿童文学中、长篇创作比较热，书稿品质良莠不齐，如何抓到一流稿件、打造一流图书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儿童文学》杂志一直强调纯净、高雅的纯文学特色，“金牌作家书系”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强调原创，更力求精品。

因为冠以“《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因此一批未曾与《儿童文学》联系过的年轻作者和“轻阅读”作品并未收入这个书系之中，而是另外开辟了新的书系和平台。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我们坚持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名家，还是无名之辈，均一视同仁，以内容和艺术品质论英雄。因《儿童文学》做书起步较晚，自身培养的很多作家有所流失，现在已经陆续回归。我们看到，一个人最强的创造力往往在青壮年时期，最大的出版潜能也蕴藏在中青年作家之中，为此我们也在打造中青年作家群上下了一番功夫，对于潜质好的作品，反复修改打磨，力求精益求精，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对于首版反响比较好的作家和作品，紧抓不放，以小书系的方式连续推出。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已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新作、力作，把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打造成了知名作家，为书业也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

输送了一批新鲜血液。

说到底，读者看书，看的是内容，内容为王是不变的真理，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本图书都是精品。让每一部图书都成为经典，那只是作家本人和出版社的美好理想。为了将一批好书淘洗出来，我们采取优胜劣汰制，即在图书宣传上不平均使用力量，不搞雪中送炭，只做锦上添花，即不断加大对优秀图书的宣传营销，让好书好上加好，千方百计扩大优秀图书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其目的是想经过市场和编辑部的双重淘洗，让一批真正的优秀作品成为精品，并期望最终能够出现若干部经典之作和传承之作。

另外，利用多媒体互动，转变出版形态。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媒体时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影响并促进着出版业态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儿童文学出版形态也在悄然变化之中。原创为本、内容为王，将是这一变化的基础。在抓好精品图书的同时，我们会格外关注漫画、绘本、电视剧、电影和动画片的开发，格外关注平面媒体与数字化传播的对接，努力将作家们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精品佳作，通过多种媒介、多种方式传播出去，让优秀作品和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相信《儿童文学》多媒并存时代会随着时代的到来而到来，同时我们将努力走到时代的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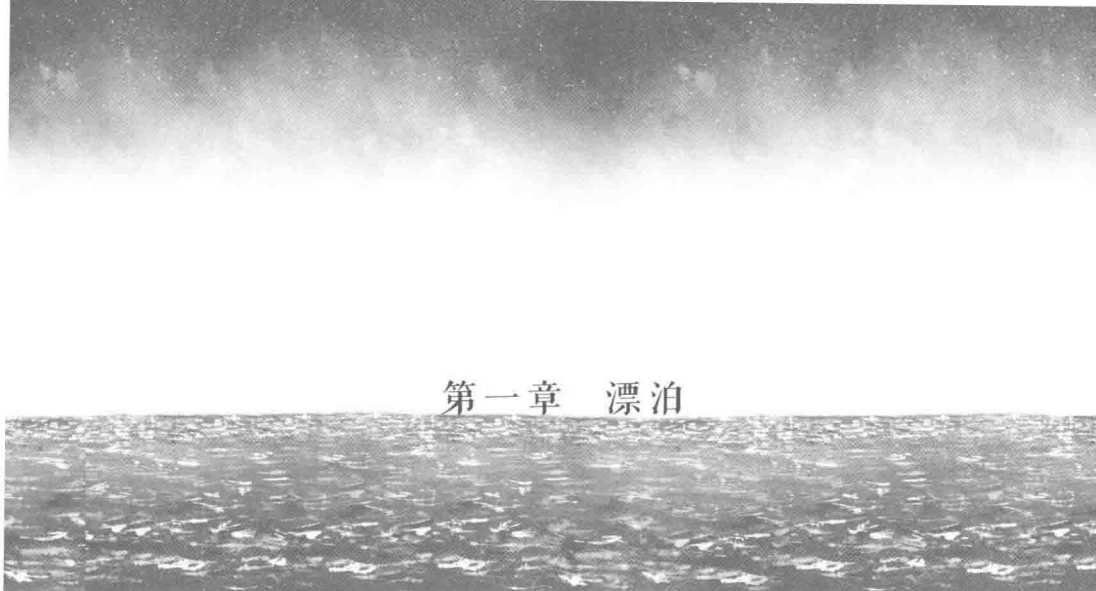
出版是个小行业，文化是个大产业。我们将秉承“传播、传承、积累”的出版使命，将以《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图书全力打造成全国少儿文化产业中的知名品牌！

001	第一章	漂泊
012	第二章	烟厂
027	第三章	上学
037	第四章	窃烟
045	第五章	我们
057	第六章	绑架
066	第七章	回来
076	第八章	田野
084	第九章	饥荒

目录



093	第十章	分别
104	第十一章	行乞
118	第十二章	交锋
129	第十三章	牢狱
140	第十四章	小兵
152	第十五章	乡愁
163	第十六章	倒塌
173	第十七章	秘密
184	第十八章	报仇
199	第十九章	中枪
215	第二十章	反击
230	第二十一章	海天



第一章 漂泊

身下是天蓝色的海，头顶是海蓝色的天。

我坐于船尾，紧抱膝头。身上盖着一件不知是谁的棉大衣，太阳陡直地照射，我浑身已被汗浸透，身子却一阵连一阵地打战，连嘴唇都在发抖。

从昨晚到现在，有十几个时辰，我始终保持这个姿势。

摇桨的父亲，每过一会儿便嘱咐我一次：“邱青，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老这么坐着，身子僵。要是累了，不妨躺下睡一会儿。”

我无力地打量着他，眼皮仿佛坠着千斤重担。父亲依旧高大挺拔，上身赤裸，手臂上的肌肉块像小山包一样耸立。因为阳光过于猛烈，看不清他的表情，脸部轮廓毛茸茸的。短短一夜间，胡须迅速爬满他的脸颊。

父亲的脸猛然凑近我，眼里全是红血丝，嘴唇爆皮流血。

他担忧地摸摸我的额头，“是不是发烧了？不烫啊……”

我低下头，“爹，我好冷……”

他将船桨扔到一边，把我背上的棉大衣紧了又紧，“邱青，现在可



是七月，天热得树上的虫都叫唤不动了。瞧你，一边流大汗一边喊冷。要是叫你娘看见，又得……”

他猛然扼住话头，惊慌地睁大眼睛；我一耸肩，浑身紧绷，更多的汗珠掉在衣领上。

父亲无意识的话像尖刀一样直插胸口，我们都还没接受这个噩梦一般的可怕事实。

娘走了……娘这么无情，连招呼都不打，就抛下我和父亲走了……娘不是独自离开我们的，她把小妹也带走了……

眼前瞬间变得朦胧，我拼命攥紧拳头，不能哭不能哭……昨晚流的泪已经够多，再哭，父亲得多难受啊！

父亲黯然说道：“邱青，要是不舒服就睡觉吧。一觉睡醒，什么都忘了……”

我顺从地点点头，和衣躺在硬邦邦的船上。实在不忍心看父亲血红的双眼，我怕我会受不了。

父亲遥远的声音像温柔的雨点，从海蓝色的天空落下来，“别管怎样，咱爷俩得好好活着。没了你娘和小妹，咱们更得结结实实地活着。咱们是替她们活呀。”

我根本不可能睡着。

从发生爆炸的昨晚到在海面上漂泊的现在，我一会儿都没合眼。

只要闭上眼睛，那震颤的地面、冲天的爆炸、刺眼的火光、慌忙逃窜的人群、一地的残垣断壁，就像温书，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袋里重现。

八个日本鬼子组成的队伍，趁着天黑，打死了守卫大章村的民兵，沿着小路，溜到村长家，不知在后院墙根埋了多少炸弹。

轰——比春雷更惊人的爆炸声，当时我和父亲正在屋里，一个写作业、一个补鱼网，地面的颤动险些将凳子上的我们掀倒。我和父亲

对望一眼，风一样跑了出去。

只见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乡亲们的尖叫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

汹涌的人潮纷纷向村外涌去，只有我和父亲以及寥寥几人向燃着熊熊烈火的村长家狂奔。我娘作为进步妇女，正在村长家学习，为了方便照顾，刚会走路的小妹也被她带在身边。借着火光，我看清了那些奔跑的面容，他们的亲人也在村长家学习啊！

我的后背一阵阵冰冷，又一阵阵燥热，浑身瘫软，一丝力气都没有。娘……小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们福大命大，一定还活着……

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火药味，浓重的黑烟笔直地升上夜空，和乌云融为一体。

我望着父亲的侧脸，他一言不发，专注地凝视前方。神情刚毅，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剧烈的喘息声中，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他的手腕。父亲看了我一眼，汗水让他的眉眼变得模糊。

直到此时，我才确定那种又冰冷又燥热的感觉究竟是什么。

那是恐惧，发自内心、深入骨髓的恐惧。

父亲仿佛看穿了我，轻声对我说：“别害怕。”

我的眼泪一下子冲破阻碍，放肆地淌下来。

我以一个很别扭的姿势弯曲着缩在船舱里。

之所以这么躺着，是因为船底有两只像小指甲盖一样大的弹孔。昨夜趁日本鬼子疏忽，我和父亲以及一众乡亲逃窜至岸边。各家的船都拴在那儿，顾不上船是谁的，我和父亲随便选了一艘老船便跳上去。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追上来，一阵乱枪扫射，不少乡亲被击中，跌落海中。万幸昏暗的天色削弱了鬼子的枪法，只有两颗子弹呼啸着击中船底，我和父亲未受伤害。

是娘和小妹冥冥中在保佑我们吧。一定是！

本以为两只弹孔会让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老船划不了多远便会沉没。谁知只有浅浅的海水在底部晃荡，船照常前进。为了不让海水弄湿棉衣，我只能把双手夹进腿间，蜷缩躺着。

没来由的，想起教国文的李先生所说，小娃娃尚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以蜷缩的姿势沉睡着，等待娘把他带到这世上。

李先生毕竟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这种话从没有人对我们说过。

“啊——”我们一阵惊呼。我最好的朋友李全三向我露出一个坏笑，女孩子们窃窃私语，“先生怎么能说这种话……”

李先生微微一笑，平易近人地看着我们。

可是啊，即便以这样的姿势躺着，我也不仅无法重回娘的肚子，连她温暖的怀抱都感受不到了。

悲伤如潮水一般在我的胸膛激荡。大章村，我的家，我生活了十一年的地方，不知此生还能否回去。那些昔日同窗，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乐，特别是李全三，别人都说我俩好得就像一个人；还有总是和蔼微笑，也经常用戒尺打我们手心的李先生……只怕昨日一别，便是诀别！

更不敢念及的是娘和小妹。一想到娘温柔的双眼和小妹和泥的小脏手，眼泪就禁不住簌簌直落。

从昨晚到现在，我已经流了那么多泪；有时凝望着大海，什么都不想，眼泪却不知不觉淌下来。更不必说回忆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每天清晨上学前，娘都把擀好的饼子塞进我书包，嘱咐我今天要好好念书；有时我在外头疯玩忘了时间，回家后父亲罚我不许吃饭，小妹早有准备，把偷偷省下来的鱼干悄悄塞给我……每当回想这些画面，眼泪就流成串串珠子，擦也擦不断。

一夜之间，我最亲的娘和小妹，都没啦。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口大缸，肚皮里的水用之不竭。我流的泪比船尾三只木桶里的淡水加起来还多。以前我总笑话朋友李全三像个小姑娘，一被同学欺负、被先生训斥就哭；从小娘便教育我“男儿有泪不

轻弹”，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如今我终于明白，男儿不是不能哭，只是“未到伤心时”啊！

可是，即便我哭成泪人，父亲却自始至终未掉一滴眼泪。十几个时辰以来，他一直立在船头，好似不知疲惫，双臂一刻也不停地划、划、划，两眼红得快渗出血。他跟娘共同生活的时间比我长，小妹又是他的亲骨肉，他一定比我更痛苦。悲伤到顶点是发不出声音、流不出眼泪的。

我不由自主地摸到棉衣兜里的绣花布鞋，这是娘留下的唯一遗物。酸胀的感觉一下子顶到鼻头和眼睛，泪水说来就来。

我侧过脑袋，不让父亲发现，眼泪顺着太阳穴噼啪落进船底的水洼，激起一阵阵涟漪。

这只布鞋使我无法抗拒地深陷昨夜的恐怖回忆里。

我和父亲终于挤进浩浩荡荡的灰尘中，眼前就是村长家。矗立在院子里的一大一小两座房子早已变成废墟，屋顶被完全掀翻，以前我和李全三还有别的朋友捉迷藏时总爱藏在屋檐下。可是此刻，不必说高高的房檐，连木门都被炸得四分五裂。

断墙后传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几个浑身是血的伤员先后被乡亲们抬出来。其中一个经过我和父亲身旁，突然闪电般地揪住我的袖口，“邱青，你娘……我对不起你们爷俩啊！当初，我就不该劝她来。”

他眼含热泪，深深地凝望父亲。伤员是林伯伯，他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当初村长号召大家学习，他动员了娘好几次，不识几个字的娘才勉强去了村长家。我的袖口留下一片斑驳的血迹，一阵天旋地转猛然袭来，我浑身战栗，只想呕吐。

娘……小妹……不可能……不，不可能……

我僵直地站在原地，一阵微风就能把我吹倒。父亲立刻跑向还在燃烧的断墙，我用尽全力撑开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坍塌的墙。老天爷保佑啊，一定要让娘和小妹活着！哪怕像那些伤员一样，被炸断手



脚，只要一家人团聚，我邱青也甘愿养她们一辈子！

我好像在废墟上站了一百年，父亲终于从断墙后钻出来。双手哆哆嗦嗦，握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掌冷如冰块。

“……炸弹就埋在后院，火也是从那儿烧起来的……好多人被炸死了，倒在地上横七竖八的……还有几个人，被烧成灰……”父亲失神地喃喃着，把一件东西塞进我怀里，“邱青，你看。”我一低头，脑袋就空了。那是一只赤红的布鞋，鞋面绣了一朵白牡丹，鞋底沾满泥巴。半个月前，娘给自己缝制的布鞋，正是这个样子……

我将布鞋贴在脸上，不顾泥土腥臭，反复摩挲。我号啕大哭，浑身力气都凝结在眼睛里。父亲紧紧抱着我，我拼命挣扎，想去后墙看她们最后一眼。

“邱青！”父亲大吼，“我没找到你娘和小妹，那些被炸死的人中没她们。只怕，已经被烧成了灰……何必再去看呢，你娘和小妹肯定不希望你见到她们现在的样子啊！”

“啊——”我仰天大叫，瘫倒在坚硬的废墟上。

“哗啦——哗啦——”

船桨划开海面的声音充满船舱，空中偶有几只飞鸟掠过，“嘎嘎”怪叫，仿佛在嘲笑如烂泥一般的我。

嘴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半个时辰之前，父亲网上来一条和我的大腿差不离粗的带鱼。父亲用半个身子压制住它，命我用船桨狠狠拍它的脑袋。作为渔家的孩子，我的勇气远远不够。父亲从很年轻时便拥有丰富的出海经验，他习惯于与惊涛骇浪搏斗，一拳打晕过小狼狗一般大的乌贼。我却是个标准的“旱鸭子”，不仅不会游泳，船摇得厉害便“哇哇”吐个不停。

我手握船桨，内心坚定。不知为何，带鱼那直愣愣的黑眼睛竟让我想起嗜血的日本鬼子。我大喊一声，狠狠向它拍去。一下、两下，带鱼终于不挣扎了。



父亲惊愕地望着我，我撂下船桨，“没有火，咋吃？”

“敢生吃吗？”

“怎么不敢！”我负气一般，扯开渔网，揪着带鱼的大脑袋，父亲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

整整一天，粒米未进。我知道，再饿下去身体会扛不住的，尽管我没有一丁点饥饿的感觉。我发誓腥臭的生带鱼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反胃的食物，奇怪的是，我并不需要毅力强迫自己。只需张开嘴，塞进鱼肉，嚼动几下，便轻巧地咽下去。我确定，有几次连鱼刺我也一并吃掉了，喉咙里一阵剧痛，我吃得直皱眉头。父亲劝我“吃慢点、吃仔细点”，我充耳不闻。

父亲勉强吃了一只鱼尾，我却像报复谁一样一口气吃下大半条鱼。血腥味阴魂不散地在嘴里弥漫，不知是带鱼的血，还是我的嘴被扎破流的血。我提出由我取代父亲的位置，让摇了一昼夜船桨的他歇息。父亲摇摇头，“我不累，更何况，你连目的地的方位都不清楚，只怕我一觉睡醒，咱们在大海上迷路了。船上的淡水剩得不多，撑不了多久。”

“目的地？不就是海阳嘛！您老带我去那里卖鱼，我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划过去。”

“我想了一路，不去海阳了，海阳正在搞地雷战，危险得很。”

我站起来，“昨晚，您给全三和全三娘说去海阳啊……那，去哪儿呢？”

“匆忙中做的决定，不作数的。”父亲遥望着苍茫的海面，“去济南，我有个相识在那儿办烟厂，于情于理也会收下咱们。更何况，济南在内陆，一时半会儿日本鬼子打不过去，海阳可不一样……”

父亲的嘴巴兀自上下翻飞，我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心中硬生生顶上来一个念头：如果当真去济南，大概这辈子也无法见到我的好哥们儿李全三了。

昨夜在村长家的废墟上，我像搂着珍宝一样把娘的绣花布鞋紧紧